



春到鳳凰嶺

北京石油化工總廠會戰工地寫作組

北京人民出版社

春 到 凤 凰 岭

报 告 文 学 集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会战工地写作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春 到 凤 凰 岭

*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1972年8月第1版 197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3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高潮中，兴建的一座现代化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三年多来，在建设 and 投产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团结胜利的乐章。本书的作者们，饱含革命激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采用不同的手法，塑造了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们的战斗业绩。作品的语言比较通俗，风格多样，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具有一定的高度。

封面、插图 常翰卿

目 录

真正的英雄	1
战龙头	27
钢铁巨人	44
炉火正红	66
攀登高峰的人们	89
礼物	109
创业曲	127
知难而进	146
飞雪迎春	170
迎接春天的战斗	186
红心永在	215
炼塔新春	240
没有枪声的战斗	258
永不停顿的脚步	281
为了同一个目标	308
后记	323

真正的英雄

一

会战指挥部简陋的工棚里，鬓发霜白的党委书记老洪正把一面三角形小红旗插在工程规划图的“卧虎岗”位置上。

哐啷一声，门开了，一前一后跨进两个人来。老洪转身一看，连忙迎上前去：“啊，小高，你们来得好快呀！”

被老洪称作“小高”的是北京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三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高建明，是参加这次会战的几十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指挥员之一。对于他，党委书记老洪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上次在会战工地万人大会上高建明介绍了“学铁人精神，走大庆道路”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另一个人，老洪却觉得面生。

“噢，这是我们的副队长辛为群，负责抓生产的。”高建明介绍说。

“哈，这个名字好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是这个意思吧？”

“洪书记，我这个‘辛’字，是辛辛苦苦的‘辛’。”显然

辛为群还有些拘谨。

老洪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对，对，有道理。辛辛苦苦和全心全意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哩！”一句话，说得高建明和辛为群也都笑了起来。

看到党委书记兴冲冲的神情，高建明就猜测一定是有艰巨任务要下达了。于是他问道：“洪书记，我们的‘请战书’……”

“哈哈，我就知道你心里发痒等不及了。党委已批准了你们的要求，‘硬骨头’给你们留着哪！来。”老洪把两人领到工程规划图前：“你们看，这是什么地方？”

“卧虎岗。”两人同时回答。

“对，这就是你们的阵地！”老洪神色严肃起来：“现在，我们要把它拦腰截断，开出一道明堑，也就是一条长一百二十多米、深十七米、宽二十米的通道。将来，不，很快就将有四十多条输送油、水、汽的管道，要通过你们开凿的这条明堑穿山飞架。这是石油化工总厂的一项咽喉工程。上级指示我们，‘十·一’前要拿出成品油，向国庆二十周年献礼。为了给后续工程留下时间，你们必须最迟在‘五·一’前把它拿下！这是一场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怎么样，有没有勇气把这面红旗扛起来？……”

思索着的辛为群，见党委书记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便回答说：“我们利用卧虎岗东口的悬崖为凌空面打炮井，一层层往外抛，‘五·一’前拿下来，大概没问题。”

“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昨天晚上卧虎岗放了几个大炮，

由于缺乏经验，不但没有把石头抛出去，反而将石层震松了。如果不能打炮井，你们怎么办？”

辛为群心里蓦地一沉，双眉拧成了疙瘩，一连串的数字迅速闪过他的脑际：四万方花岗岩，一百三十三天的时间，一天得出三百方石头啊！如果不能打炮井，只能靠钢钎小炮，一天三班最多出一百八十方，这……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党委书记，便习惯地把眼睛转向了高建明。老洪的目光也挪到了高建明的脸上。

正当这时，一阵风似地闯进一个人，劈头就问：“洪书记，明堑交给谁，决定了没有？”老洪见是安装队的老刘，便指着高建明他们说：“你看，这不是！”

“嘿，是你们呀！这我们就放心了。老高，你们明堑一通，我们保证管道立刻上山！”话音未落，老刘又一阵风似地卷出门外。

此刻的高建明，深知肩头担子的份量。这不但是一个艰巨的生产任务，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为了保证“十·一”出油，明堑这咽喉要道，举足轻重啊！但他没有回避党委书记锋利的目光，想到党的期望，想到同志们的信任，想到全队职工一张张刚毅的面孔，他浑身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猛地，他拳头一攥：“请领导放心，我们扛着红旗上山，决不卷着红旗下岗，就是钢山铁岭也要把它拿下来！”

“好！”党委书记老洪伸手抓住高建明的右肩猛力一摇：“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大庆为榜样，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就没有闯不过的难关！要记住，这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你们每提前一分钟完成任务，都会给整个工程带来很大的主动。同时，你们要通过这场战斗，把大家的思想和路线觉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朝晖染红了群山。隐隐传来的爆破声，象骤然擂起的战鼓，唤醒了这沉寂千百年的古战场。

誓师大会一结束，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漫山遍野，唯见红旗飘飘，柳盔闪闪，公路上卷起滚滚尘埃，峡谷里传来阵阵歌声。……

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队长余葆春心情格外激动。想起昨晚老高召集党支部扩大会议确定的分兵合击、全面开花的作战方案，想起自己刚才代表一小队在誓师大会上发出的钢铁誓言，他不禁挺了挺胸脯，双手把旗杆握得更紧，举得更高。

说话间，队伍穿过凤凰村，绕过凤凰亭，来到卧虎岗。

“余师傅，在哪儿开明堑啊？”

正在向上攀登的余葆春回头一看，原来是刚从学校分配来不久的青工薛梅，她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裤腿挽了两三道，一双明亮的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余葆春用手一指：“在那儿呐！”小薛一抬头，柳条帽险些滑掉：“这么高啊！”

“别急，一会儿就踩在咱脚下啦！”

渐渐地，翻山越谷的人流汇集到了明埡工地。

这卧虎岗由南而北横卧在凤凰岭东麓，东挂悬崖，西披陡坡，怪石林立，荆棘丛生。新被大炮鼓起的岩层足有两米多高，象一条布满花斑的巨蟒匍匐在明埡面上，四处躺着的巨石象呲牙咧嘴的老虎，迎着陌生的人们。

各小队迅速进入了自己的阵地。顷刻间，一台台风钻怒吼起来，一辆辆小车飞奔起来，川流不息的人群似大海涌起的波涛，纷纷飞滚的山石象波涛掀起的浪花……

小薛见那边几个人正吆喝着把一块块顽石推进山谷，便也挥起撬棍向一块牛犊大的石头展开了进攻。可是它象是故意欺侮小薛人小似的，任她怎样使劲，仍然稳稳当当地狞笑着。正当小薛无可奈何时，只听一声“来！”五六根撬棍一齐伸将过来。“同志们哪……嗨唷！”“加油干哪……嗨唷！”没几个回合，顽石就求饶似地叫唤着滚下了山坡。小薛这才发现为首的一个正是余师傅，他头上冒着热气，那件紫色的绒衣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上面“国庆工程纪念 一九五八”几个字显得更加鲜艳。这件大跃进年代留下的纪念品，使小薛很自然地想起了不久前听说的关于“钢铁队长”余师傅的许多感人的事迹。可是，没等她说什么，余师傅已经在另一个人堆里“嗨唷，嗨唷”地和一块四五张桌子大的石头展开了拉锯战。这家伙到底是花岗岩脑袋，你一使劲，它就晃一晃脑袋，你一缓气，它又一屁股得意地坐了下来。忽然，小薛看见余师傅眼睛瞪圆了，便也禁不住瞪圆了眼睛，因为她曾听赵禹功老师傅说过：“咱

们小队长要是一瞪眼啊，就是要拼命了，任你多大的困难也得低头！”果然，一阵号子声响过，巨石磨磨蹭蹭地离开它的“宝座”，踉踉跄跄地滚下山沟。

赵禹功是个筑了几十年路的老开山工，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嘴里却总是说：“我还年轻呢！”这时，他瞧大伙都忙于对付顽石，就趁机抢过一辆小车，装上满满一车石头，刚要起步，就见迎面过来的民工老石匠向自己摆手说：“啊呀呀，推这么多，不怕把你的老骨头压坏了？”

“和你比，我还年轻呢！你不也恨不得一车把卧虎岗搬走吗？”

“倒也是啊！如今山沟里真要飞出金凤凰了，谁不想多出把力呀！”

“什么‘金凤凰’啊？”小薛听见了，问了一句。

“哈哈，等以后有空儿，大爷给你说说。”老石匠摸了摸花白的胡子，一咧嘴，几个民工一吆喝，把车推走了。

这时候，高建明拎着湿透了的上衣从三小队那边大步走过来，望着这些生龙活虎般的英雄们，他象往常一样赞许地点着头。他穿过工地，在一块巨石旁找到了辛为群，只见老辛也是大汗淋漓，正蹲着用草棍在地上划着一串的数字，还是边算边摇头。

“老辛啊，咱们往上走走。”高建明说完，转身又向余葆春他们招了招手，人们跟了上来。

登上峰顶，顿觉胸宽目远。

“老辛，你还记得咱们刚来时，这里是什么样儿？”高



建明问道。

“还不是除了荒山就是秃岭。”

“那么，你看，现在呢……”顺着高建明的手臂，人们举目四望，会战工地的全貌尽收眼底：卧虎岗东侧硝烟弥漫处是建设中的凤凰亭装油站台；西侧绵延弯曲的沟地是炼油厂的主战场，那里红旗招展，机器轰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这么伟大的事业，正是广大群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创造的啊！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人民群众，任何‘天才’人物都是办不到的！”

高建明一句话，说得大伙心里热乎乎的。当辛为群的目光再次和明塹相接触时，他感到那条匍匐的“巨蟒”似乎比刚才小多了。

“老高，你看这劲头，多象一九五八年那阵子！”这又是余葆春的大嗓门：“你还记得咱们修建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吗？”

“怎能不记得呢？”

十年前，也是在初冬的季节，他们接受了扩建天安门广场的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事情是这样地相似，怎能不勾起人们对大跃进那火红年代的回忆？十年过去了，这是不平常的十年啊！特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想到这里，高建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是在新的高度上的新跃进啊！……”

余葆春他们都会心地笑了。

三

开山劈岭的人们，只要看看一天天加深的明堑，就忘掉了日夜奋战的疲劳，他们相互鼓舞着，又继续战斗了。

但是，辛为群的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可以搬运的石头已经很少了，沟面露出了龟背一样布满裂纹的花岗岩坚石。这下，锹镐都失去了作用；风钻常被石缝卡住；炸药也不能充分发挥威力。炮一响过，硝烟未尽，炸出来的石头就被大家抢着清完了。

“一炮才炸这么点，还不够眼皮夹的！”余葆春看着远处迅速向卧虎岗延伸过来的管线，急得直搓手：“老辛，咱就真的不能打炮井，放大炮轰它？”

“不行。松石不能打炮井。条令上的这一条，不是凭白无故写的。”

余葆春还想说什么，见辛为群已经走了，就转身去找高建明。

高建明和“老参谋”赵禹功正蹲在原先放过大炮的石坑里比划着，商量着。余葆春赶到跟前，只见赵禹功把烟锅往石头上磕了磕，站起来说：“还有一个诸葛亮，咱们还没去请教。”

“谁？”

“老石匠。”

“对呀！”高建明拍着大腿站了起来，招呼余葆春一起

朝老石匠的工棚走去。

老石匠正在吃午饭，一见三个人的情形，就明白了来意。大伙儿刚坐下，他就开口了：“这两天，我也琢磨着非放大炮不可，可又觉得这事不容易。去年，我们村几个青年在牛口峪挖炮井，结果塌了。昨天晚上我又去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都是土夹石，怪不得……”

“咱们这儿的石头可跟那儿不一样！”余葆春顿时高兴起来：“卧虎岗上的石头虽说也有裂缝，但不规则，互相咬着，石质又坚，不容易塌下来。”

高建明问老石匠：“您说呢？”

老石匠思索了片刻问：“原来放过的那些炮，眼儿打了多深？”

“我和老高刚才去测过了，有十八米。”赵禹功回答说。

“唔，这么深石头还没掀出来，一定是药量不够，这样下面的石层会硬实些。咱们要是选好井位，可能塌不了。”

“对，咱们锣鼓都敲到一个点子上了。”高建明说着，只见小薛跑来，说指挥部来了电话。高建明兴奋地告别了老石匠：“回头咱们大伙再好好合计合计！”

高建明刚走出掏电话的工棚，正好和辛为群打个照面。

“打电话？”高建明问。

“嗯。照这样干，六月底也完不了。我想请领导给咱再拨几台风钻。”

“指挥部刚来个电话，说通过明堑的管线增加了，得给安装队留出更多的时间，问咱们能不能再提前一点完成

任务。”

“你怎么说的？”辛为群急忙问。

“我说，为了保证‘十·一’出油，我们一定提前！提前多少，支部还要研究。”

听了这话，辛为群脑袋嗡地一响，楞了半晌才说：“老高，这石头又没长翅膀，咱们不能越渴越吃盐哪！”

“咱们想想办法，提高工效。”

“办法，我都想过了，可……”

“可咱们除了自己想，还要多找找群众啊！赵禹功他们不是提出……”

“打炮井？那简直是开玩笑！”

“不，我听了他们的全部想法，感到还是有道理的，可以试试。”

“……那你就试试。”辛为群觉得，没有亲自吃点苦头，老高是不会回头的。

高建明也知道，没有充分的事实，是难叫辛为群认识群众的智慧的，于是说道：“那好吧，这几天你多关照一下面上的工作，我和一小队试验打炮井。”

几天之后，炮井已经挖过四米深了。高建明、余葆春天天带头下井，赵师傅带着小薛在井口负责观察险情。大伙儿看到炮井还顺利，一个个高兴得浑身劲头往外涌。

可是，就在这天傍晚，当高建明、余葆春他们被强拽上井去吃饭时，赵禹功忽然发现井壁不时脱落的小石头在

开始增加。他预感到要出现意外情况，说了一声“危险！”忙把小薛拉到远处，自己却又急速奔回井口，抓住梯子就跳了下去。小薛猛然想起余师傅讲过，赵师傅曾多次冲入险区抢救阶级兄弟和国家财产，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她不禁也拔腿向井口跑去。等高建明、余葆春闻声赶来时，赵禹功已经抱着风钻出现在井口。只见他刚刚站定，身后的炮井就哗啦一声塌了下去。高建明紧握着赵禹功的手，小薛关切地察看赵师傅身上被碎石擦破的伤口。望着井里慢慢升起的白烟，余葆春气得右手一攥拳，向左掌猛地击去。

“炮井塌了！”消息传开，人们心中都很不平静。

晚上，大队办公室挤满了人。高建明主持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山工郝诚首先谈了不能打炮井的种种理由。对他的发言，有人摇头，也有人点头。郝诚刚坐下，赵禹功就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咱们这次试验是失败了，但这里也有成功的因素。咱这炮井的前四米是怎么挖成的？这里就有成功的经验。”接着，他提出把井口加大、挖成漏斗形，并用方木支撑等建议。屋里空气一下活跃了，又有几个人发言，提出一些新建议。大伙意见逐渐一致，郝诚也不再坚持他的看法了。

高建明看准了火候站了起来：“同志们，大家提了不少好意见。赵师傅讲的我完全同意；郝师傅的意见，也值得很好研究吸取。毛主席教导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了，总结经验